

『鄉愚仇視』（夢之三）

天行

我讀了易卜生的國民之敵，雖未敢全同於『少數是對的』說話，可是對於公敵者往往起一種反動的同情。曾經認爲『中意人』的人，（我同半老要過一本書給他的），便是得的我的反動的同情，目下已是在反動的同情之反動中了。我決非個『拗相公』，不過近年，——這種年頭兒，——人情大半是變態的，便不自主的也變態起來看他們。

變態是病理的，固然不必贅說。變態一變成生理的，自然也不堪說。我相信所謂『少數是對的』是病理的；因爲如此，對那不對的多數之病理就更加同情，雖然他們自己常陷成了生理的不可救藥。我自己或許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但確乎爲了我自家的事被人們變態的看待。假使人生著在病理之中有快樂，那就長遠這樣病著好啦。我可願意認真的做『生』的夢，不願意害『生』的

語絲

第一百十五期

病；夢是理想生活的演映，病是理想生活的漸滅。

死不可畏，病則可畏。死則死耳，還有何可畏；病的不死不活，教人起一種不痛快。所以，我說社會不怕死，文化不怕死，死了有活的來；只怕病，病的沒藥醫。假使病人沒藥醫救，親戚朋友還希望這人苟延殘喘，比殺這人要更存心不良！病至於不可救藥，只應加一點力量讓他快些滅亡，不要因循蔓延，把有希望的生長的傳染壞。宇宙間一切，我們應該像醫學家對待病菌一樣的對待。這樣的心是健康的，有生機的，進化的。和平建築在不和平上。

凡是爲病理的變態感情犧牲的，無論是正的負的，大概都有意義，有價值。這引起我一件舊感，便是祖父給我的信裏說的『鄉愚仇視』事件。還是大清朝的倒第二年，我家被農人搗毀過。這一回的搗毀與魏家胡同的搗毀是似有分別；雖然被搗毀者彷彿同是爲『國民之敵』。爲了大眾的幸福醞釀革命，爲了消弭革命的爆發，宣布籌備立憲，爲了籌備立憲造選民冊，爲了造選

三二一

民冊調查戶口，爲了調查戶口誤恨學堂，爲了恨學堂向辦學的人問罪，……我的祖父，我家，成了問罪之師的目的。深秋的夜裏，鑼鳴人嘈，把一個鎮上的人都嚇得口呆目瞪；釘鋤鋤頭連枷鐵錘勇猛的揮扑，我家房屋立刻現出沙場的景象；羣衆的無明火燒動了真火，我的母校——初等小學——至成（校名）三日夜變爲瓦碎。這一役，我說，其意義是『革命』，其價值是『進化』。（古怪，如此年頭，如此世界，如此腦袋有幾個，便這般胡談！所好是夢話裏的舊夢話。）

如何是革命？這無庸說是社會上因襲習慣對於革新的事物的反動，便是由於新的向舊的革新的反動。因襲的習慣是病，不可救藥的病；能夠經過一回激動，病可以消磨幾分，便是進化的根源。『鄉愚仇視』的意義如何的有味！我不以爲愚者仇視是可恨可恥，却認爲愚者不仇視爲可慘可痛！不是經過這一番的仇視，如何有後來的擴充。所以寧可在反對中得教訓，不必在服從裏求

勝利。爲我一家的利益，應如何的嫉恨那些農人；祖父並沒有這樣做，他反過來爲他們向官廳裏要求從寬發落。學堂依然存在，打學堂的人家也有兒子進了被打以後的學堂。

目前的空氣很充實了生機的潛力。關於這個大潛力的喜悅或憂懼，忿恨，我們難於表示；不過我很喜悅愚者的仇視，而憂懼其不仇視，更忿恨那些似仇視而不仇視的。因爲仇視是決鬥的導源，決鬥是進化的方式。沒有大勇便不能決鬥，我不能不追想當年搗毀我家的農人的勇敢。雖然祖父叫他們做『鄉愚』；『鄉愚』是走進化路的人，能憑著自然的力量做他們要做的事，爲他們的生存戰鬥。

我不敢說『少數是對的』，可是少數有時的確對。這種年頭兒，大家都有些變態的。總之，變態但可速死，不可久病。霜降以後立冬，也許病不多時，不轉機就會死了吧？

一〇，二六，霜降後二日

會集

梁盡言

溽暑的陽光，把全村淹沒在酷熱的境界裡。

鼾睡在牆根的野狗，不能完成它的好夢了；蹲伏在鍋頭的家貓，它的瞳孔慢慢的變為一條直線。村民們都知道日已將午了，靜候着打傳聲的傳來。

丁丁東東的一陣紛亂的音樂，從午風中散漫的傳來。東門外的沙土坡上，充滿了行走着的人。大概的順序是這樣：前邊是一羣小娃娃，他們如蝴蝶般的動轉着，汗珠粒粒的會集成汗水，緩緩的流下來，但是，他們並不去理會；有時，用油膩乾滿的袖口一抹，不過，這樣不澈底的辦法，不但無濟於事，反倒可以使他們的面孔和今天台上唱小丑的面孔比一比了。小娃娃後面，是一班中年農夫和無業村氓，頭上歪戴着一頂覆盆狀的草帽；手中把着一柄半新半舊的扇子，呼啦呼啦的擺動着；上下唇包衝着一桿一尺來長的烟管，灰色的氣體，不停息的噴出來，上升，上升，直到不見了。稍時髦點的，却是含着紙烟，嘴一呶一呶的，好像要表示出他們

的得意。再後面，便是些上了歲數的鄉紳們，都是頭套瓜皮小帽，身穿綢緞衣褲，臉上裝得神氣十足，嘴裡正含着細長的銅烟管，擦得明亮亮的，可以當一面鏡子；無名指和中指間，掛着兩條寬絲帶子，原來是繫着黑緞面的烟袋。他們吸烟的時候，呼嚕呼嚕的，好像一隻貓在那裏念經。從他們那一搖一擺的開步法中，你便可以領略到他在村中的地位。接着的，便是些個老頭兒，滿臉深刻的皺紋，白髮白鬚，一手拄着一個棗木杖，一手在拉着他們的小孫孫，從他們那弓樣的體軀中，你可以知道他們是背光陰背得太多了，閱歷當然是很豐富的。接着來的，是一羣婦女們，有的上了年紀，已挨到了婆婆的地位，他們的腳，都是受着束縛，所以慢吞吞的走在後面，談着關於她們兒媳的故事。其餘的便是媳婦和姑娘，他們都是偉大的終身廚下，老死閨中的實行者，現時也得了她們的婆婆，或母親的許可，去參與盛會，頭髮是抹得光光的，臉上濃濃的搽着厚的鉛粉，有的嘴上還點着一塊大紅，紅襖兒，花褲兒，頭上把一朵紅花

一帶，便走着來了。天足的，當然走在前面，纏足的，便是怎樣追趕也難趕上的。最後，便是小學校的學生們，今天也放了假，排着隊，整整齊齊的走着。如此，都走過去以後，熱鬧的中心，便在戲場上了。

戲場是一片廣闊的野地。端坐在南面的，便是戲台，這時才在油漆出來，四個合抱的大柱子上，貼着兩付應用於唱戲的對聯。戲台左近，是一個大水火壺，掌壺的不住的用柄破裂成條的扇子，使大勁的煽着，團團的黑烟，依偎着從烟筒裏沖出來，却被無情的風吹散了。戲台的對方，便是歇馬殿，東西兩旁，是賣東西的。場中偏後，停滿了一輛一輛的轎車和大車，裏面坐着外村的來客，灼灼的目光，不住的向四面打轉兒。車旁拴着半睡的騾子，它們是才從轅條裏出來，還不住的在喘氣，混身蓋滿了汗水，熱氣不住的從汗上發散出來。場的中部，不整齊的亂擺着飽經磨擦的長凳子，這些都是鄉紳和他們兒子所放下的。場的前部，這時並沒有什麼人，那非要等到一叫板，這才擠滿人；這時的一班人，

都在賣東西的攤前打轉兒呢！

場四緊靠着土牆的，又不過賣着些家庭雜用的東西，梳子，振子，疙疸針，針，線，烟嘴，……這些零星用具，無一不有。場東便是賣食品的了。賣乾菓的攤上，排着一個一個的簸籬，有的放着溝南裏的酥脆大豆；有的放着香油炒的，新媳婦攪的飽瓜子；有的放着桃園來的疙桃，有的放着油炸蓮花豆，有的放着五香西瓜子，……在簸籬後面，是一個木版製成的架子，一格一格的，都擺着紙烟，要算「哈達門」的最多了。賣餅子的攤上，並擺着兩個食篋，上面放着兩個正方形的木盤；一個上擺着的是：混糖燒餅，老十三，乾烙，……一個上是一排一排的蔴葉子。最要使人留戀的，而且最多的要算賣瓜的了。賣香瓜的大都是本村和近村的種瓜者；担着兩個深簸籬，裏邊一層一層的放着綠皮香瓜，間或有黃白色的冰糖脆翠綠色的燈籠紅。這還不算，更有使人流涎水的便是滑開兩瓣兒的瓜，那又沙又紅的瓢兒，真要使全體不由得發起癢來。賣腫瓜的大也都是

本村和近村的種瓜者，不過，有的却是從東冶鎮來的了。他們都是趕着一匹瘦小的驢駒子，駝着兩個馬簍，裏面堆滿了柔軟而豐滿的腫瓜，白皮黃紋，一嘩開就往外流稀湯兒，在光天化日之下，這也是很好的清涼解暑劑。賣西瓜的，從他們嘴裏聽來，是槐蔭的好大西瓜，一手把着長而光亮的刀子，一晃一晃的和日光相映輝。此外，小單上黑漆的豆腐乾；木盤裡紅色的鹹肉，柳樹下小桌子上的涼粉，都具有引人破財的本領。歇馬殿的石堦上，是小娃娃們最喜歡的地方了。那兒有賣泥偶的，有轉糖的，有賣磁娃娃的。最使小娃娃顛倒的呢？自然是轉糖的了。倘使破費一個銅子，可以轉到一塊被滿塵土，飽經風霜的糖；吃到嘴裏是一種帶有沙性的甜味。不然便轉到一個兩片破鐵捲成的響哨兒，吹起來吱呀，吱呀的怪叫，好像一隻老鼠使勁的叫喊似的，使你感到頭痛。歇馬殿的兩旁，都搭着飯棚，有的是從鎮裏分來的，有的是從縣分來的。棚子差不多當兩間房子的大小，一大部分都擺着坐位，一小部分是廚房。

坐位是四個受了無數人壓迫而變成木色的紅漆板凳，包圍着一個充滿油膩的卜了歲數的八仙桌子。賣的飯有合漏，片湯，餃子，……都是爲外村來趕會的人們設備的。不過，本村的鄉紳們，有時興起，也會大踏步的走進去，一顯他們的身分。

打梆子的端坐好了，拉胡琴的坐在那裏不住的試弦。大家都知道戲要開了。霎時，塢前擠滿了人，好像沸騰了似的。鄉紳們也都正坐起來。老頭兒都坐在不滿一尺的矮凳子上，此時，慢慢的從懷中把老花鏡取出來，嵌在凹進去的眼睛上。車上坐着的一班趕會者，急得把眼睛張得破雞蛋似的；但，這也不過僅僅的看見一些高低起伏的草帽兒罷了。婦女們，她們是很能了解在塢中沒有份兒，都雲集在歇馬殿的門內瞭望着，所看見的，不過是些車蓬子上，騎馬式的小娃娃罷了。說到小娃娃，他們現時正在盼望着，而且又害怕，砲聲的傳來呢！

連着隆！隆！隆！的三聲過後，那打梆子的一叫

板，幽揚的胡琴一奏，接着諸般樂器都吹打起來了。這時，假如出來一個濃裝肥抹的花小媳婦兒，人們都知道是唱雙玉鐲；假如出來一個淡裝素服的雅靜旦角，人們都知道是唱採桑；不過，接連着出來四個舉旗兒，口呼我……我的，一時可就看不出來了。

戲開了一會兒，小娃娃們拉起他們的家長來了。假如他們能得到幾個錢，便會很快的往歇馬殿的石塔跑去；不過，當他們走過賣香瓜的攤前，總要停下來。此外，戲快散的時候，老頭兒們因為精力之關係，要扶着小孫孫，咳嗽走着回去。婦女們因為要做飯的原故，也要匆忙的歸去。不過，等到散戲後，人依然是很擁擠的。

戲散了，羣衆一齊向回家的路走上去。台後的叢柳，隨着微風舞蹈，表示它們的快感；台旁的一灣死水，也被風捲起了笑渦。一班人呢？都是很滿足的談着今天的盛會。小娃娃却不住的拉他們家長的手，喊道：『餓了！餓了！』一班上了歲數的鄉紳，還是搖搖擺擺

的走着，呈出極穩重的態度；就是偶而談起，也微微的完結在淡淡的一笑中了。

外村來的趕會者，有親戚的，當然駕起車來，得隆隆的走親戚去了；沒有親戚的，靜坐在車頭，等候賣合漏的臨來。此外，便步來的壯丁，有親戚的，去走親戚無疑。沒有的呢？腰包滿的，可以去擦一擦萬人凳；腰包平的，只能買幾個餅子，坐到戲台後柳陰下大嚼起來，至於腰包空的，只好歪戴起草笠，按着肚皮，沿着牆根，連三趕四的回村去了。

西印度 Pueblo 族的民歌

劉復

——依 Amy Lowell 的英文譯本譯——

(一) 婦女們唱的『收成歌』

我正在這里搖動着一顆已經成熟的向日葵，
我把向日葵子撒向世界的四方去。

我看了我的瓜很快樂，
我看了我的豆很快樂，
我看了我的南瓜很快樂。

向日葵搖動着。

穀也搖動着，

當風來的時候。

我的白穀也彎下頭去，

當紅的電光閃耀着它的時候；

它顫動得好像向日葵，

當急雨打落了牠的葉子的時候。

成熟的向日葵多大啊，

我穀田上面的太陽多大啊！

它用指頭舉起了穀的穗，

它用手攔成了我的瓜，

它使我豆莢裡的豆生長得飽飽的。

因此我心上很快活，
我要把許多的藍色『祈禱棒』放到打瓦的廟裡去。

我要把我的穀送給打瓦，

黃的穀，藍的穀，黑的穀。

我搖動着向日葵，

向日葵裡裝滿了重重的子。

我搖動它，

我轉動它，

我唱歌，

爲的是我快活。

(二)『筐子歌』

跳舞！

跳舞！

法師吃了向日葵飯發黃了，

法師吃了穀飯發黃了，

法師黃得像太陽光一樣了！

跳舞！

跳舞！

他的小鈴兒在搖了，

他的小鈴兒丁令丁令好像太陽光啊，

太陽也已經昇起了啊！

跳舞！

跳舞！

亦許我要把我的筐子擲給你，

亦許我要把我的心擲給你。

舉起你的筐子，跳舞啊！

放下你的筐子，跳舞啊！

我們的菓子已經採下了，

現在可以跳舞了。

我們的影子是長的，

我們的影子的中間的太陽光是亮明的。

你要我的筐子麼？

抓罷！

抓罷！

可是你不能抓得到我，

我比筐子難抓啊！

（三）婦女們唱的『穀歌』

這一行行的穀畦多美啊！

它長長的在朝陽中伸躺着，

它長長的在夕陽中伸躺着。

真美啊！這長長的穀畦啊！

這白穀多美啊！

我剝去它的壳，

我把它磨成粉。

真美啊！我這白穀！

我的紅穀多美啊！

我把它收穫了做成好的飯，

我這樣做着心上也快活。

真美啊，我這紅穀！

我的黑穀多美啊！

我把它送給我爸爸，

我把它送給我媽媽，

我把它送給我孩子。

真美啊！我這黑穀！

我的斑穀多美啊！

好像是大上有了些小朵的雲。

我眼睛看着了天上吃這穀，

真美啊！我這斑穀！

尋找的心

王馥琴

一

同情心——俠義的姑娘！

你的俠義的肝腸，

是多麼偉大而高尚，

爲什麼深深的隱藏？

這世界的冷酷，

專等你來剷除；

這世界的刻薄，

專等你來逐放；

你若來時，

這世界便都俠義了；

出來罷，出來罷，

同情心——俠義的姑娘！

二

愛美心——美麗的姑娘！

你的美麗的心情，

是多麼純潔而芬芳，
爲什麼深深的隱藏？

這世界的污穢，
專等你來洗滌；
這世界的齷齪，
專等你來掃蕩；
你若來時，

這世界便都美麗了；
出來罷，出來罷，

愛美心——美麗的姑娘！

十六，一，六，晚十二點。

骨頭

王馥琴

車道溝裡扔着一根窮骨頭，
不知道經了多少人的作踐；
兩隻餓狗爲爭這點兒殘食，

竟不惜呿牙裂嘴的翻了臉；

二

這隻想着嘗嘗骨頭的滋味，
那隻也想着搶過去解解饑；
彼此各不相讓的咬起架來，
直咬的滿街亂滾叫破了天。

三

咬着咬着一隻掉了三顆牙，
那一隻的耳朵也丟了半邊；
兩隻餓狗爲爭骨頭拚死命，
一個勁兒的滾在街心混戰。

四

一個人過去踢了牠倆一脚，
又一個孩子投了牠倆一磚；
牠倆因爲爭窮骨頭的心勝，
竟毫不顧念的死咬着不完。

車道溝裡扔着一根窮骨頭，不知道經了多少人的作踐；兩隻餓狗爲爭這點兒殘食，竟不惜些裂牙嘴的翻了臉。

十六，一·八。

莎翁底

As You Like It

采真

莎士比亞當他寫完初期底喜劇與歷史劇之後，在他精神上似乎感到需要消遣，自由，與娛樂，第二期底三齣喜劇，*Much Ado About Nothing* *As You Like It*，*Twelfth Night* 因之應運而生了。

As You Like It 是莎氏喜劇中最可口的最快樂的一齣戲。沒有一個人受苦；沒有一個人過一種急迫與緊張的生活；並且在這喜劇中更沒有悲劇的情趣，如 *The Merchant of Venice* 與 *Much Ado About Nothing* 中所有底。這劇却是充滿了恬靜，樸實，自然，愉快，

談諧，風趣。其中有忠心的僕人，相愛的姊妹，住在樂園中底公爵，多愁而善諳的大臣，四對情人底各式各樣底戀愛，兄弟底和好，大公爵底悔過，一切快樂的，幸福的，爲人們所期望所願欲發生底事情，都應有盡有。在「如人所願」這一點上，牠是讓你設法挑眼兒底。「牠怎樣使你歡喜，你就怎樣喜歡牠罷。你可以喜歡牠底遊戲，或是牠底嚴肅，牠底思維或是牠底幻想，牠底端莊的或是活動的脚色，牠底青春的戀愛，或是自覺的愁悶——你喜歡什麼，就拿什麼。這裏有很多可使各種人喜歡底東西。牠是爲你底娛樂而寫底，你拿牠做爲自己底快樂罷。」不信，請你自己讀一下。

莎翁在一種意義中是一位頂有能幹的剽竊者 (Plagiarist) 他偷了東西來，並不帶一點兒偷人底幌子，髣髴完全是自己製造出來底。他底戲劇之偉大，決不應歸功於舊有的傳說與故事，而舊有的傳說與故事之得以躍然於人人底心目中，倒是完全要叨莎翁底藝術底光。*As You Like It* 雖是從 Lodge 底浪漫故事 *Rosalynde*

演化出來底，但在莎翁寫牠底時候，一切都是「重新來過」(用徐志摩先生底話。)

莎翁底藝術手腕，用不着我來介紹——這是託懶——，而目我也不敢介紹——這是實話。能夠直接讀英文底，我希望他自己去發見去；不能讀原本但是有工夫學英文底，請他加勁兒習英文；一切譯本——尤其是與英文相隔甚遠底中文底譯本——都不大很可靠，所以我不勸他們去讀，除非你要抓譯者底錯誤。若連習英文底閒空兒也沒有底人，我請你拿起中文譯本姑妄看之，但是也不要相信那便是穿華裝底莎士比亞。

As You Like it, 我從前年冬天譯起，到去年五月間纔譯完。譯文極其糟糕是不消說底。甯說文字不通順不漂亮，就是在忠實方面，我也得先對莎翁正式道歉，如果辦得到底話，我也得賠償損失。但是既然費了一番力氣，我底好奇心總要使我看一看印在紙上如何，或者顯着好一點也未可知。於是決計付印了。

前天見着李老板，他說我底譯本快要出版，要我寫

幾句話介紹這本戲劇底價值。我當時大概是因爲喝醉之故，遂迷迷胡胡地答應了。今天忽然想到彷彿有這麼一回事兒似地，於是抓過幾本參考書，看了看人家說他這齣戲有什麼價值，我也不分皂白地亂抄了——大概是亂譯了——幾句，就是本文底前兩段，聊以塞責。

還有關於本劇底譯名，須得贅上兩句話。有人將名目改譯成「有情眷屬」，我覺得不甚妥當，因爲有情人成眷屬這回事兒不能完全代表本劇底內容(參看本文第二段)。所以「如願」這個概括的劇名至少是我却認爲比較地滿意底，雖然不如原名漂亮。一月十三日。

閒話集成

四二 老人的苦運

豈明

高長虹在狂飈十一期上說：

「豈明贊美十二個，而意在言外則蔑視中國之創作。……豈明贊美外國作品。其別一意義，則借之以否定中國現在之作品。」

……然而豈明白謂老人，而無老人之寬大，乃有婢妾之嫉妬，對於我等青年創作，青年思想，則經口不提，提則又出以言外的譏刺。」

這是所謂自由批評吧，但是這種「深刻的」說法也是「古已有之」的，看雍正乾隆的上諭便知。不過古時皇帝是不准人說他，現代「青年」是不准人不說他，有這一點不同罷了。二十世紀這個年頭兒，世界進化總是進化了，但我等老人却是更苦了；以前以為只要不干涉青年的事就是寬容了，現在才知道寬容須得「提」他們，而且要提得恭敬，否則便是罪大惡極，過于康先生了，苦哉苦哉！

「意在言外」，「別一意義」，「言外」，從言語文字外去尋求意義，定為罪案，這不是又有點像「時的什麼「腹誹」之律麼？嗚呼，自由批評家乎，君自言是民主思想，然此非莫索利尼之棒喝主義而何？君自言反對英雄，然此非吳佩孚之酋長思想而何？嗚呼長虹乎，我者？（末二字意不甚明白，姑仿為之，亦有興趣，猶今

人之仿尼采也。）

四三 東南論衡的苦運 豈明

承南京木郎先生見告，「東大刊物」東南論衡第二十八期中有胡先驕博士的一則時評，題曰「半斤與八兩」，極有意思，囑為介紹，以廣流傳。其詞曰：

「語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云，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頃閱美國之 *Foreign Affairs* 雜誌，見某君以美國優點劣點開一對照表，至為可嘆。今南北之爭方劇，雙方政府之人物事業皆有優有劣，茲略師美國雜誌之意，擇其類似者對舉之，不下判語，讀者必知局外人評隲之意所在也。其分量不悉稱者，則加以問號；其在對方無可比擬者，亦于空白之處加問號。昔羊祜與陸抗陳兵境上，惟以德相尚，不事瀆武，甚望南北兩方本知己知彼已立立人之旨，力求內部之整理，不圖決一日之勝負于疆場，則鋒鏑餘生之小民拜賜無既矣。」

一 北洋正統 二 討赤

國民政府統一 打倒軍閥

三	段祺瑞？	四	黎元洪	十九	北京地質調查所	二十	中央公園
	張靜江		譚延闓		？		廣州市公園？
五	吳佩孚？	六	任可澄	二一	？	二二	雅歌投壺
	蔣介石		蔡元培		黃浦軍官學校		讀中山遺囑
七	……			二三	胡適之	二四	王士珍
	……				吳稚暉		汪精衛
八	楊度	九	黃炎培	二五	潘復？	二六	劉玉春
	徐謙		經亨頤		陳獨秀		李虎臣
十	……	十一	東南大學	二七	張君勱	二八	梁任公？
	……		廣州市政		戴傳賢		孫中山
十二	北京農業大學	十三	顧維鈞	二九	尚志學會所譯書籍		
	廣州中山大學		陳友仁？		？		
十四	？			三十	田維劬靳雲鶚陳調元等		
	廣州一百元一碗魚翅				楊森劉湘賴心輝等		
十五	……	十六	聶嘉福	三一	？	三二	親英日
	廣東土匪		鮑羅廷		抄北籍軍官財產		親俄
十七	關聖帝君伏魔歌？	十八	張其鎧	三三	預征漕糧		
	三民主義		李石曾				

禁止大公司營業

三四 搜查三民主義一類書籍

禁閱東南論衡

三五 在蘇皖浙發行軍用票

在南昌用中央銀行鈔票

三六 政治大學 ……

學術院 方本仁

三八 天津禁止女子剪髮 三九 天津哀梨

黨化教育 汕頭蜜橘

上文的圈點及數目是我所加的，稍爲醒目。但是其中有兩項，即第七及十五，却由我刪去了；這個緣由是如此的，且等我說來。

據第三十四條所說，東南論衡是被赤政府禁止閱讀的，那麼這一定是近于聖道的東西，不妨全部轉載的了；豈料剛剛抄完又接到木先生快信，說東南論衡二十八期被南京的北方政府禁止了，恰恰又是爲了這篇半斤與八兩！苦矣！所幸我打聽得禁止的原因在于上述的七

與十五這兩項，所以特地抽去，其餘有兩行也特地塗去，以昭謹慎。這樣地妄肆塗抹，實在對不起胡博士之至，但因此而這篇名文得以流傳，則我的這點小過也就可以不計了罷？

至于該論衡二十八期禁止之後，據說即將二十九期稿趕印以補其缺，改稱第二十八，故此「後印本」中無復半斤與八兩之一文矣。此本既出，一切糾紛原已解決，但不幸而又出了笑話：于是而東南論衡之苦運第二幕又復開始。有陳茹玄君者，係東大政治系主任，于新二八期上發表一篇通訊，題曰主義論難，末尾有這幾句話：

「率天下之人效暴虎之憑河，死而莫知悔，是則愚期期以爲不可耳。」

喔，喔！這多麼可怕：一隻狂暴的大蟲，跳在水裏亂掙扎。誰要去學他，那是我也期期以爲不可的。——有了喀（Gibberish）！多年找不著的妙對現在已有了，讓我寫出來就正于大雅。其詞曰：

正人君子「如汗牛之充棟」，胡說霸道「效暴虎之憑河」。

四四 頌吉林一師校長 曉天

昨天聽一位朋友說，吉林一師于上月開除了初中畢業試驗已經考過了一天的學生于仁洲，開除的原因，聽說是因爲演說；演說還不打緊，聽說是因爲說的太對了！

吉林一師有一個由教職員們組織的校聞社，演說會便是由校聞社發起的；演說的題目也是由該社指定的。于生演說的題目是吉林的學風，聽說于生剛說完之後，校長王大老爺便登台說道：「這個學生，今天就得給我出校！這個學校裡有我，就不許有他！」因此于生果然被開除了！

嗚呼！王校長之寬厚愛人也至此哉！按吉林學生之演說，不過表示表示你不是啞子而已！既如此，于生就應該承校長之意旨，取校長之歡心，說幾句錯話表示出你不是啞子來算了，爲甚麼偏往對了說呢！不幸說對了也罷，爲甚麼偏要把吃鴉片娶姨太太等等與校長大老爺有

關係的話也來說呢！這個學生真是胡鬧！須知先生是學生的模範，今于生既不照着校長去學，已夠上「大逆不道」，而還敢胡亂的講些實話，真是越發的沒有王法了！按理，這個學生在未被開除之先，就應該打打屁股；既被開除之後，就應該以「赤化」的名義，解往北京天橋，贈之以「通敵有證」！乃于開除之先，既不打屁股，開除之後，僅僅的在報紙上宣布他的「思想過激」「南下」等等……今後吉林的學風，將更無法收拾了！嗚呼！王校長之寬厚愛人也至此哉！一九二七，一，上

素樸一下子

——呈常燕生君——

豈明

一 開端

世界日報週刊之七學園第十一號上有一篇燕生的因讀狂飄想到思想界，盛稱狂飈，因爲他是走在一條「素樸的路」上的，所以在思想界中有一個新的地位。這個地位是很可羨慕的，但是只要罵人而直捷痛快使好，那

也似乎不難，現在也就讓我來素樸他一下子，想當蒙燕生的嘉許罷？

二 請問常燕生

燕生稱贊狂飈的好處，「一樣的罵人，直捷痛快便是少年的精神，也是中國民族未亡的一部分真精神。」我要問你燕生自己有沒有這個真精神？你如有，爲什麼不使用一分出來給大家看看？你所罵的三派究竟是誰？我也知道你是在罵語絲，即「他一派則是含有刑名氣太重的陰險卑劣的無聊東西」，因爲語絲上曾罵過你們「國家主義」團體護旗運動之無聊，你的回罵是當然的。但是爲什麼不直說，不走素樸的路的呢？要罵就罵好了，却要先說什麼不是因爲同是晉人，不是狂飈社員，又要用北京的三種思想做陪襯，這是否也是「繞灣抹角」的態度，代表了中國民族中「最卑污畏縮的心理」？這還是「少年的精神」，也是中國民族未亡的一部分真精神」？我告訴燕生，你這種舉動倒是真正「士大夫」的行爲，是中國民族中的一部分惡根性。所稱贊的東西，自

己一點都做不到；所痛罵的東西，自己却是全備；這是士大夫的常態，燕生正是如此。我嘲笑所謂國家主義團體的護旗運動，總是明說的，燕生雖然氣得暴跳如雷，却只借了讀狂飈的題目「放些半吞半吐的」暗箭；燕生乎，孰爲卑劣者？燕生乎，你竟不能素樸乎？嗚呼。

三 論高長虹之罵人

高長虹是什麼人，我不很知道，因爲我只見過他一次，通過三五次信，我還記得一回是寄弦上的目錄來，最後一回是來借什麼書。我沒有幫助也沒有受幫助過，也沒有參加他的什麼運動，所以可以說簡直是等于路人，一點兒都沒有關係。但是他罵我的原因我是明白的，就是因爲我沒有恭維他。我對於他的罵毫不爲怪，只是覺得罵的原因太離奇了。我既不是自稱什麼批評家，我要看或說，或不看不說，都是我個人的自由，爲什麼對於長虹便非「提」不可，不提便要算有罪？長虹中了聽人家談尼采之能，自己以爲是天才，別人都應該恭維他：這正是會長思想之表現，或者從前敷衍他的人們

也應當分一點責任。長虹恨人家不去理他，又看不懂文章，所以斷章取義地來尋衅，如罵我那篇南北是最明白確實的證據。看長虹的文章，覺得他的神經有點過敏或是什麼，那種焦急胡說，也有幾分可以原諒；但我不相信這可以算得「少年的精神」，能夠比舊時代的浮誇傲慢的名士氣好得多少。不過長虹之罵人的確比燕生正要「直捷且爽」一點，比燕生卑劣的程度也要稍差一點了。

四 尾聲

素樸，恐怕不是我的路，這回是聽了常燕生的話纔想來試他一試，想必比那舉世唾罵的「幽默」要品級高上得多了。下回幾時再來素樸，此刻難以預定，因為倘若再來，未免又會有人來說這是村婦罵街了。總之且等一等「輿論」君，如果大家以為這真是中國民族未亡的一部分真精神，那麼我一定從善如流，棄捨了「新紳士派」的無聊東西而努力同大家來素樸。一月十七日。

廣州通信

小峯兄：

我到此將近一月，還沒回任何人作過稍為長一點的報告；這不是因為懶，更不是因為忙，實是因為既無熟人，又不懂語言，「要來看看」的目的，沒有法兒可以達到。在此，只可以說看到一點「表面之外」——這似乎是一套「意表之外」的筆法，其實不然。社會這個東西不是三度的立體，還是四度五度乃至好幾度的什麼體，牠的表面也就是至少二度底一個體，仍舊還有裡外之分。好像橘子皮（因為我現在正在吃四個仙一個甜柑實），牠雖已是橘子的皮了，但牠還有「白的是裡紅的是皮」的分別。這樣說起來，我所看到底廣州恐怕還是「表面之外之表之外」呢。管牠，反正這總算是廣州的觀察，從這裡多少總可以得到一點廣州的形象；那麼，我且把這個報告給你吧。

第一，使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廣州並不像我們在北京時所想像的那麼「赤」。工會確是很發達的，但除了要求

增加幾個「無傷主人元氣」底工資外，也就無所作爲。比較可以使得沒有看慣底人要不覺說一聲「鬧得太兇了！」的，到還是鄉間的農民。廣東的農民，差不多全省都已有了組織——農民協會。他們聲勢浩大，差不多全省農民都是會員；組織完備，從鄉到省，系統很是一貫，且黨中有農民部爲之指導，省政府有農民廳幫助他們發展；有農民自衛軍，槍械頗足；不但常常起來和大地主反抗，要求減租，和大地主們所組織底民團戰鬥，就是駐扎當地的軍隊，如有剝薄了他們的時候，他們也要羣起而攻之。但政府是和平的，一點也不赤的，他們不但沒有對十舊制度做出值得富人們害怕底改革，就是他們常常組織起來來排解勞資兩方面的糾紛時，也從沒有使資產階級怎樣地吃虧，有時還不免有點壓抑農工，叫他遷就的。現在省政府已有減除舊時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通令，算是農民方面所得的戰利品。但在田主方面這個不能算是怎樣的吃虧，因爲舊時的田租實在太大了，總收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語絲

第一百十五期

廣東政府的財政，現在當然是窮的；但一點沒有窮相。這是因爲一方面人民政府能夠合作，一方面外國人紋亂金融的技倆到不了廣州。政府是沒有現款的，他能叫所有銀行都不發行鈔票，只有政府的中央銀行有發行紙幣之權；他能使市面上都用他的紙幣，不折不扣，一圓十毫，一毫十六仙，到處一律，永遠一律，沒有時漲時落的弊端。所以，財政雖是支絀，却不現一點動搖，各種事業也可以按步就班的做去，例如教育，政府不但能負維持之責，且能使有進展的餘力。

這裡的青年，形式是一律的，整齊的，但內容也很複雜。不但共產黨和國民黨勢成犄角，就是共產黨黨員以外的國民黨黨員，分子也極複雜，思想進步，行動激進的恐怕還是少數。其所以能形式整齊，都是黨的訓練所致。各級黨部，各學校的各級辦事處，以及各種公共機關，都是正中掛着總理的遺像，下面是遺囑，兩旁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他們遇有什麼集會，也是首先全體起來，宣讀總理遺囑——這是不必說

的了。就是各商鋪，差不多也家家懸着總理遺像；日報上，報頭底下就是總理遺像；影戲館裡，開正幕之前也先是總理遺像，總理遺像：這樣楔而不舍的黨的訓練，自然要把一般人的思想底態度都逼到同一個趨向裡面去了。青年所辦的事業，最有精彩的恐怕要算農民運動了。關於這個運動的刊物，定期出版的有三種，叢書有三十多種；組織除各級農民協會外，還有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等的訓練工作。青年對於這事做得最出力，所收的效果也最大。

名馳全國的廣州市政的確要算不錯的了。馬路是寬廣而整潔的，兩旁還都有廣闊底水門汀走道，交通有長途汽車，店面都很整齊。十字口都有一棵五碗頭白圓罩的路燈樹在中央。我覺得還有一點不足的是馬路旁尚未栽滿了樹：我以爲這是必須要有的，尤其是在氣候頗熱的廣州。

最使已在北方住了幾年的南方人戀戀不勝捨棄的是

此地四時皆春的公園。此地公園有好幾個，我到過的只有中央公園，東山公園及正在建築的粵秀公園。中央公園是以前的督署故址，裡面有很大的古樹，很長的常綠籐蓋起的長廊，有許多噴水池，種數很多的花卉。牠最好的地方就是沒有像北京的北海，社稷壇裡那樣到處都是茶座，使人入公園如入鬧市。

東關外的東山，是最合于住家的一塊好地方，那裡地面寬廣，處境幽雅，遠隔塵囂而又有汽車往來。……這裏有些地方很像日本人，如稱中國菜爲唐餐，中國傘爲唐遮，一切中國式都叫唐式，商店中的組織法也頗有點日本風氣。最顯著的，是女人把小孩袱在背上及大家都歡喜而尤以女人爲最的拖木屐兩件事。這個不知是「日風的西漸」還是「中風的東漸」。我希望有人把牠攷據了出來。

梓年于一六，一，四。